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七十三編

科學小說
卷上

洪荒鳥獸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 三十一種

痛 史

布套二函
定價三元

各書皆從私家鈔本錄出。詳記明末清初遺聞軼事。從前並無印本。洵爲三百年來之祕書。前此出版後。購者雲集。不久即罄。現重行付印。業已出版。茲將目錄列下。

分 冊 出 售 價 目 如 下

福王登極實錄	角半	嘉定縣	乙酉紀事	一角
哭廟記略	一角		江上孤忠錄	一角
丁北闢大獄記略	一角		啟禎記聞錄 四冊	六角
莊氏史案	一角		海上見聞錄 二冊	二角半
研堂見聞雜記	三角		蜀記	一角
思文大記 四冊	六角		鹿樵紀聞 三冊	六角
弘光寶錄鈔 二冊	四角		隆武遺事	一角
淮城紀事	一角		客滇述	角半
崇禎長編 二冊	四角		守鄖紀略	角半
浙東紀略	角半		國變難臣鈔	一角

洪荒鳥獸記卷上

第一章

洪格登先生。長者也。然優柔寡識。惟因執己見。於他人心理。懵然無覺。余自識其女葛來蕙。思與論婚。恆竊竊自訝。當奉先生爲泰山。殊不類也。先生所居曰粟樹屋。余每星期。必往彼處三次。先生不知余之愛其女也。謂將求教於先生。乃大張議論。詞源倒流。滾滾不絕。余聞之。味如嚼蠟。極不可耐。而又無如之何。一日如常。謁謁先生。先生方暢論金融消息。歷兩小時未已。且言曰。使天下欠戶。一日之間。忽然齊集。盡還其欠款於債主。吾知市面必爲之大震。余此時坐久。倦極。慵而思。臥。幾聽之而不聞。謾應之曰。若然。則吾家毀矣。先生駭躍而起。責余發言輕躁。毫無理由。致詞鋒爲余所斷。遂忽忽然取冠杖。出門赴宴。余乃趁此時機。得與葛來蕙。促膝商言。時心懷慷慨。如瞭望之兵。盼前敵信號。久而不得。冀勝憂敗。心如。轉。萬轉。余與葛來蕙友誼至篤。然友誼之外。初無進步。其能進步與否。消。

息卽決於此時。余嘗謂天下至甘之境。必難而後獲。然葛來蕘心緒之難獲。則又過於所期。葛來蕘性深沈。有謂之爲冷澀者。然其說實謬。葛來蕘膚色微黃。若東方人。髮黑如漆。目巨而有神。絳脣豐頰。情種也。然余所不幸者。則以其情之所在。匿不可覓。此時方委婉陳說。冀抽其緒。葛來蕘似有所覺。輕搖其首。含笑呼余名曰。乃德。君將爲乞婚之詞矣。然終以勿言爲佳也。余移椅稍近。故爲莊容以詢之曰。我將乞婚與否。卿何由知。葛來蕘曰。君殆以婦人爲無識乎。君作此言語。我何不知。但我等相交已久。何必加以此說。自壞友誼。且此等大事。乃以一男一女。倉卒之間。當面議決。非便也。余曰。此奚不便。凡事以面言爲宜。余卽遇政務大臣者。亦當面言之。政務大臣何以忽加於此事之中。殊爲夢想所不到。然此語發。葛來蕘笑矣。葛來蕘笑。余亦笑。旣而言曰。卿所語殊不能令我滿意。我所欲者。欲以臂加卿項。卿則以首貼余胸耳。女驚躍起立。目余而言曰。君此語毀壞一切矣。縱不顧我。何不自顧。余曰。我非創爲此語。此語蓋從天性中醞釀而出。情愛之所生也。

女曰。情愛乎。使兩人俱有情愛者。則又當別論。今茲不然。余曰。卿何以竟無情愛。卿美麗如此。聰慧如此。謂無情愛。誰實信之。女曰。若然。君但俟之可耳。余曰。卿何以竟不愛我。凡我舉動。有爲卿所不悅者。但明以告我。我必改之。女微挺其軀。立稍近。以手撫余臂。曰。君爲人。誠佳。我初不爲此。但另有深意。存乎其中。余曰。有深意乎。女頷其首。余曰。卿意何在。我能勉力自致否。請安坐。詳以告我。女乃歸座。以目視余。若有所疑者。余心益皇惑。惟屏息以聽其言。女徐徐曰。實告君。我固別有所愛也。余聞言。乃亦躍起於座。神駭意奪。汗被於額。女顧余而笑。復曰。君勿駭。此我理想中事耳。但虛摹其象。初未嘗實有其人。余曰。卿所理想者。爲何等之人。其人形狀何似。可得聞乎。女曰。形狀初無一定。或者即可類君。余喜曰。卿爲此言。待我厚矣。卿但告我。卿所愛者。爲何等人物。我即努力爲之。縱令我越山跨海。昇天入地。我亦不辭。女復顧余而笑。又曰。我非欲爲男子者。殉其志趣。乃冒險犯難。以悅婦人。惟思旣爲丈夫。必有勇敢堅銳之氣。縱死在睫前。亦毅然無恤。方足以勝。

天下之重任而過。異凡庸其人爲此亦非欲取媚婦人而大業旣成。閨閣中人必平分其光寵。吾生平所願實在於此。當讀鮑登之歷史而羨爲之妻者必愉快。無極。又讀師丹利夫人之書而歎其相攸有術。畢世增榮。天下必有此等人。我方能施其情愛其人蓋英雄也。葛來美本極美。言時神志高邁。清韻絕倫。余益傾倒。誓欲得之。乃慷慨而答曰。安見我等不能爲鮑登與師丹利夫人者。我惟患無機可乘耳。若遇有機會。我必爲之。女曰。君志果決。何患無機。我見天下英雄每自以其思想造成機會。我雖年少。未遇英雄。而心目中常懸此偉大人物。卽如前星期中。有一法蘭西少年。方欲試乘氣球。而暴風忽起。少年不顧。徑御風而行。於二十四小時間。被吹至一千五百邁之遠。墮於俄羅斯境中。其冒險精神。洵不可及。我欲求偶。必於此類中擇之。余曰。卿苟悅此。我志在必爲。女曰。君之爲此。非僅悅我。君男子也。冒險者。男子應爲之事。君不當告我。謂曾深入鑛穴。助彼工人。鑛底地溼而氣悶。君奮然無餒。此事滋足取也。言時授余以手。似旌余功。余捧而親之。女又

曰。我或者幼而癡愚。乃有此妄想。然此想實不始於今。每思我苟嫁者。必嫁英雄。不然。寧以獨居終耳。余大言曰。此想至當。卿何爲不然。天下惟此等婦人。最足鼓勵男子。使成大事。卿有此想。鼓勵我也。卿適言天下英雄。能以思想造成機會。我今亦不俟機會之至。必殫其思想。以造成之。彼克利弗一書。傭耳而能收服印度。吾何爲獨不然。世界中事業至夥。吾以卿故。必力圖之女曰。君苟立志。何患無成。君年正富。且健而有力。又學識皆裕。具此資質。又何事不可爲者。頃聞君求婚之言。方使我不懌。今因我癡想。或足令君振奮其心志。以成大名。心滋悅也。余曰。卿旣告我。我必爲之。方欲侈陳大志。女遽以纖手掩余唇曰。足矣。再多言。我又將不悅矣。今姑待之。俟君大業旣成。再圖良晤也。余乃辭葛來美而出。是夜方陰雨。又降濃霧。夜色陰沈。而余在此陰冷之中。寸心煩熱。乃不可耐。自思今將造成機會。以爲得婦之基矣。然宇宙茫茫。前程如漆。此種思想。將何自而生。讀吾書者。當開卷之始。卽遇此疑難問題。必疑後此將有奇事。足供快覽。而此事果何因而作。余

爲書中人物。猶不自知。余此時職業。爲新聞報館之編輯人。於世界中渺如滄海之一粟耳。忽發奇想。謂有偉大事業之招余於前。厚賞重酬之促余於後。遂矢志奮力。欲冒天下之至險。而所以冒險之故。又爲欲得婦而生。此在中年人求凰念切。或不得不然而余方二十三齡。雉朝飛之歌。似尙非所亟。然而余志固已決矣。

第二章

余此時在麥卡德書室之中矣。蓋余於諸同事中。惟與麥卡德先生。相交最摯。有事恆與相商。以學問言。固莫如總經理波門。然波門性狷潔。築室於小山之巔。不輕見人。偶來報館。又高視闊步。尊嚴如王者。麥卡德則如親貴大臣。余則如疏附耳。與波門勢位相懸。莫能徑達。計不如仍商之於麥卡德。或有以啓余。及入門。麥卡德果歡然逆余。呼曰。密司特麥倫。我聞汝近況至佳。邇來文筆。乃大精進。昨日報中所敘鑛務事。及南瓦克大火事。均簡當而詳明。吾服汝矣。但此時就我。有何事者。余曰。將求教耳。麥卡德凝神視余曰。其事維何。余曰。此報館中。須推廣銷路。

至於極遠或深入蠻荒之境乎。若需人爲此者。請以命我。我必盡吾力爲之。麥卡德愕然曰。汝將何爲。余曰。我亦初無定見。但其事愈難愈險。則於我愈宜。麥卡德曰。君殆欲自棄其生命乎。余曰。將益之耳。非棄之也。麥卡德恍然曰。我知之矣。君殆有遠志。欲追蹤昔賢。開闢新地。以成大名乎。然此爲古昔之事。今恐非其時矣。凡爲此者。必富有經驗。爲社會所信仰。乃衆議以助其行。汝一青年人。足跡未出國門。誰能信汝。且此地球中。生齒日繁。人跡幾滿。更有何處需汝開闢者。言時。俯首略思。又含笑向余曰。適言地球。乃令我忽有所憶。然事至無稽。世無有信其人者。卽汝亦必以其人爲妄。然汝欲爲鑿空之事。則其人適於汝爲宜。余曰。何事何人。皆我所不計。但請詳以告我可耳。麥卡德沈思少間曰。汝遇其人。能與之投契與否。我不敢知。但汝既有好奇之心。欲爲至險至難之事。則欲求同調。更無有佳於此人。汝何不試往阿蒙園一訪夏蘭奇博士乎。余駭然曰。夏蘭奇者。非著名之動物學家乎。非擊破鮑倫德之頭顱者乎。麥卡德目余而笑曰。汝頃者告我。謂將

爲冒險之事。非歟。余曰。然。麥卡德曰。既欲冒險。則一見夏蘭奇。復何猶豫。我意夏蘭奇者。亦非長日之間。皆凶頑如彼。或者鮑倫德見彼。正當其咆勃之時。而鮑倫德又不善調停。致違其怒。汝爲人精細。必有處之之道。或且於此中得遇機緣。且汝業新聞。於夏蘭奇事實。竟無所聞乎。余曰。惟於公堂案中。載彼擊破鮑倫德頭顱事。因是以記其名。以外無所聞也。麥卡德乃自開抽屜。取一紙授余曰。此夏蘭奇之簡明小傳也。子試觀之。亦可略知其人矣。余取而視之。見其上書曰。喬治夏蘭奇。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卒業於大學。次年。著有人類比較考一書。又於動物學有所發明。獲有獎賞。嗣後遍游各國。於美。於法。於比。皆以其學術。見重於人。至奧京維也納時。曾於動物研究會中。闡明新理。尤爲轟動一時。又曾游阿爾奔山。登其絕頂。現方居於阿蒙園。余展閱既竟。麥卡德曰。此紙汝可攜去。我於今夜。更無足以告汝者矣。余乃納紙於懷。復問曰。此中情節。我尙有不甚了然者。據此紙所載。則夏蘭奇。僅一動物學之名家耳。余非欲於動物

中求奇事者。今往見彼。將何事之圖。麥卡德曰。適忘告汝。彼曾往南美洲也。彼於二年前。曾以獨身探險。去歲方回。人皆知其必深入南美之腹地。至其地。何在。伊又闕而不言。有時酒酣耳熱。略話遊蹤。其言復恢詭無匹。遇欲詢其究竟者。則立緘其口。如蚌之閉殼。堅不可啟。且性至暴烈。常有報館訪事人。謁之於其家。甫欲啟口。伊忽發狂怒。遽相搏擊。推訪事人墮於樓下。此後遂莫敢更問其人。但汝欲作奇事。以至難至險爲目的。則不問彼者。更將問誰。余稱謝而出。信步行於街道之中。至一河次。倚欄面水。默然沈思。復取懷中之紙。就橋側電燈中。覆閱數過。自思此博士生性暴烈。若冒昧以往。必不得當。當妥設方略。以爲進身之階。因往塞佛俱樂部一行。冀有所遇。至時夜已將午。聚者尙衆。適見一頎瘦之人。坐一靠椅。近鑪而向火。余識其人。太僕亨利也。其人性平易。待人以誠。與余交最稔。乃攜椅就其側而坐。亨利見余。頷首爲禮。余遽問之曰。君識夏蘭奇博士乎。亨利蹙額而言曰。識之。伊自南美洲回。乃恣爲荒怪之說。其說足駭也。余曰。彼所說何事。乃足

駭人。亨利曰。彼謂有奇禽異獸。爲彼發明耳。始以此說宣布於衆。衆乃大譁。斥爲謬妄。夏蘭奇憤甚。誓此後不復言。惟動物會總理魏來。少信其說。其時將開動物會成立五十年之記念會。於先一日發電以招之。電曰。動物會總理魏來。欲得夏蘭奇博士之惠顧。請以明日一蒞會所。至開會之日。接一覆電。其文曰。動物會總理。若欲得夏蘭奇博士之惠顧。請先入魔鬼道中。以待之。是日。我亦與會。親見此老人讀電。信時一怒幾絕也。余曰。此人無禮哉。然此外尙有事實。足以語我否。亨利曰。君知我。我固亦專究微生物之學者。日持顯微鏡。以窺測於毫芒之間。舍鏡視人。翳若觀霧。且素寡交游。於臧否人物。初非所長。夏蘭奇之乖僻。則盡人皆知。我亦不能爲諱。然我竊謂其人多智識。有堅挺不撓之氣。雖合天下之人聚而非之。彼亦無怯勇夫也。余曰。非之者所持何說。能略舉以告我否。亨利曰。非之者至衆。我不能悉舉其詞。惟維也納有學士數人。常與之馳函攻駁。辨論多詞。我曾抄錄其稿。藏於書室之中。如欲觀者。請枉步過我可也。余欣然請往。乃偕亨利至其

書室。亨利取所錄之函稿示余。余觀書函甚多。衛西門與杜溫者。與之攻辨尤力。余於動物學素無研究。於其微言精義。多所未明。但見其互相爭論。幾至謾罵。亨利謂余曰。伊等書中。頗多奧語。君素不精此道。恐未能一目了然。余笑應之曰。我固讀書。不求甚解者。但欲稍窺門徑。以自進於夏蘭奇足矣。今已略有所得。請假我文具。我將作書與之。即用汝之住址。則彼知作函者爲汝知交中人。或不拒我也。亨利曰。汝宜謹慎。勿輕捋虎鬚。貽累及我。余曰。必不至此。書成。當先授汝觀之。亨利乃授余紙筆。旁坐以俟余作書。余乃攤紙舒筆。逾刻書竟。斟酌盡善。意頗自得。朗誦之以告亨利曰。夏蘭奇博士青覽。不佞仰先生之高風久矣。今有幸獲讀先生與衛西門及杜溫等辨論之書。愈見先生學術之精妙。欽佩無垠。亨利小語曰。讐言哉。余復誦曰。不佞自見此書。迴環雜誦。幾如游夏之莫贊一詞。彼等持井蛙之見。恣爲狂瞽之說。不佞亦深惡之。而未能直斥其非。先生高論。乃實獲我心。痛快何極。伏思天下偉人。闡明絕學。皆以日積月累。漸久而成。先生近來。必更有

新理。足以饜飫後學者。不揣冒昧。謹將於後日上午。卽星期三日。十一點鐘。專誠晉謁。望先生教之。愛德華麥倫謹啓。誦畢。顧亨利曰。何如。亨利曰。書詞誠佳。或不觸彼之怒。但子必欲納交於此君者。於意云何。余曰。但能見面。我卽竭吾之術。以言餌之。彼既自負。奇才必樂人稱贊。若觸其心癢。則旋螺之塞啓矣。亨利曰。子欲爲者。好自爲之。此人凶而且險。見之者多恨其人。而子必欲與之相近。行矣。勉之。吾請拭目以觀其後也。

第三章

星期三。余侵晨往亨利家。果見有函自阿蒙園來。封面書余名。狂草如蚪。啓函而讀之。書曰。麥倫先生覽。來函已悉。老夫避人而處。客來求見者。俱不與接。不圖子復以是爲請也。汝膽量至偉。乃言及老夫與衛西門等之往事。老夫敢正告汝曰。此非遜也。但細觀書意。似汝之爲罪。罪在無識。非敢有意挑釁。或尙在孺子可教之列。老夫許汝矣。可卽以所定之時刻來。惟老夫有健僕。曰阿斯廷。爲我守門。

拒彼。棍徒之號爲訪事者來時。須以此封面示之。然後可入。勿以冒昧犯門禁也。番治夏蘭奇啓。亨利於是日。亦凌晨卽起。欲觀奇文。及余讀是書既竟。僉議書詞雖倨。然幸未固拒痛絕。或可一往。至十點半鐘。乃喚一氣車。往阿蒙園。見房屋櫺比。門外皆有游廊。且有石級。距街稍高。車至一門首而停。下車升階。見雙扉嚴閉。臨街有窗。厚簾蔽之。思及此中居有怪人。頃刻將與見面。不期毛爲之戴。及按門鈴。則一人開門。其人黑而瘠。衣青衣。急裝縛袴。行膝則以革爲之。目灼灼視余。周身皆遍。始問曰。客何事。余曰。有約來訪博士耳。其人曰。有函乎。余以封面示之。其人不語。引余入門。經甬道中。過膳廳之外。一婦人出而止余。婦人窈窕而都麗。目黑色。類法蘭西人。言曰。阿斯廷可稍候。又向余曰。先生以前曾見吾夫否。余曰。馬丹下走無緣。未得瞻仰博士。今初次晉謁也。婦人曰。若然。則有數語。必先告君。吾夫性至乖僻。若欲見彼。必先知之。余曰。謹謝盛意。婦人曰。當晤對時。若見彼有怒色。宜趨避之。勿與辨駁。致觸其凶性。前此數人。以偶不慎言。伊遂大發狂怒。互相

毆擊。以至夷傷。傳聞於外。乃加吾夫以惡名。我亦與焉。我甚願君勿言。及南美洲事也。余思此來專爲此事。何可勿言。對此婦人。亦不欲作妄語。乃直告之。婦人曰。天乎。君竟欲言此。此大險也。君切勿信有此事。卽我亦不信其言。惟萬勿面斥其非。雖蓄疑於心。亦當佯爲傾信之狀。使彼不疑。庶可免禍。如萬一不免。可急按鈴。我當來見助。其頑性發時。惟我能止之也。(工於調侃)余乃與接手爲謝。復偕阿斯廷前行。阿斯廷當吾輩立語時。方直立於側。不言不動。如石像也。行甬道既盡。達一門。阿斯廷扣門。聞門內有鈴聲。乃推門。肅余入。轉身自去。余此時已入門。瞻望博士之顏色矣。博士坐高椅。居於書桌之後。桌上堆置圖書之屬。幾滿。余入時。博士舉首望余。余見其形狀。神爲之懾。余生平閱人多。從未見像貌之奇特如博士者。博士身軀碩大。頭巨如斗。若以其帽加於余首。必且沒入肩際。面赤色。鬚黑而長。蓬蓬然若亂草。糾纏於胸次。髮短而曲。被於廣額。二目至巨。睛作藍灰色。深陷於濃眉之下。胸以下爲桌所遮。不可見。置兩手於桌。其巨如箕。黑毛蒙茸。叢生。

於手腕及手背之上。傲然睨余曰。汝來何爲。其聲如吼如怒。余乃作謙卑之態。謹慎而致詞曰。承先生厚愛。許我展謁。特如約而來。乃出原函。奉於博士。博士取而略視之。置之於桌。曰。汝乎。一無學。無識之少年也。余曰。誠如先生言。博士曰。汝年至幼。觀汝之貌。亦無足貴者。惟以我測之。或稍佳於維也納之羣豕。彼羣豕結隊向我。嘶嗥不已。而倫敦之豕。又分布散處。以一二狡黠者爲之代表。時來調余。可厭也。余曰。先生言然。此等人我亦惡之。博士曰。此事無與於汝。此羣豕者。以我當之足矣。初未嘗求助於汝。汝毋譎言。惟今來見我。必有所說。殆曾觀我著作。而欲有言乎。余見博士貌嚴而辭厲。恐其發怒。欲爲諛詞以支梧之。而思索既窮。猝不可得。博士又舉其銳厲之目。注余不瞬。復促余曰。速言速言。余不得已。乃勉強作猷笑。徐徐而言曰。我一末學。新進於先生著作。何敢妄言。惟思衛西門等之事。閱時已久。先生或可置之不校矣。近來亦有新發明。足以警服彼等者乎。博士曰。何哉。汝所謂新發明者。余曰。先生勤於學。學之爲境。初無窮期。經先生探索。焉得不